



工農聯盟小故事

華東人民出版社

書號：滬1028

工 農 聯 盟 小 故 事

編輯者：華東人民出版社
出版者：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〇〇一號
（上海紹興路五四號）
發行者：新華書店華東總分店
（上海南京西路一號）
印刷者：新華印刷廠
（上海大連路一三〇號）

開本：787×1092 1/32

（滬1）1—22,000

印張：8/9

一九五四年六月第一版

字數：17,000

一九五四年六月第一次印刷

定價800元

編者的話

在我國目前的條件下，經濟合作是工農聯盟的基要；只有不斷發展工農業生產，工人和農民的物質和文化要求才能逐步得到滿足，工農聯盟才能日益鞏固。

為了進一步鞏固工農聯盟，加強工人和農民的經常聯系，也非常重要。這樣可以使工農雙方隨時知道對方的意見和要求，經常從對方的創造性勞動中得到鼓舞，及時解決各種涉及工農日常利益的關係問題，以推動工農業生產不斷前進。

我們搜集在這本書裏的幾篇文章，都是描寫工人和農民在生產和生活上相互支援相互鼓勵的小故事。讀了這些小故事，我們可以進一步認識鞏固工農聯盟的重要意義，並以實際行動來鞏固工農聯盟，共同為建設祖國而奮鬥。

一九五四年五月

415.1
21206/3

1247.8
287

目 錄

工人幫助農民組織起來的故事·····	孟馳北(一)
兄弟般的援助·····	呂韶羽(七)
永不忘懷的友誼·····	周濟人(二二)
工人幫助農民修理水平的故事·····	侯法昌(二六)
沈愛珍和她的丈夫·····	周守瑾(三〇)
賈汪煤礦附近農民積極支援鑽探工人·····	金惠風(三三)
支援煤井建設的農民·····	王培基(三七)

工人幫助農民組織起來的故事

孟馳北

在賈汪礦區西南角有個止莊鄉，清澈的不老河從這裏流過，河的兩岸盡是長着麥苗的田野。賈汪煤礦搬運大隊掛鉤小組的工人趙榮生，從小就生長在這裏，因為礦上生產很緊張，他很少回家；偶而在工休日回來，望見那片熟悉的好土地，心裏總是暖烘烘的。但看到家鄉農民還是使用着落後的農具，一家一戶地進行生產，他心裏又時常這樣盤算着：「怎樣才能使他們也用上電，用上機器呢？」

黃金種子

一九五二年春，趙榮生又回到家裏。晚上，他坐在莊門口和一羣農民閒談。每當趙榮生一回家，農民總抱住他，要他談談礦裏的新事情；這天晚上，他們又要他講機器採煤的情形。趙榮生剛剛一五一十地把情形講完，一個上了年紀的農民就說：「老趙哥，你算是交上紅運了，只恨我當初眼光短，見識淺，瞧不起幹窯戶的，沒有下礦去；要不，我現在也能像你一樣玩機器、吃白麵、住洋房了……。」趙榮生馬上就

說：「你們分到了地，不是也好了嗎？」青年農民趙榮福就接上去說：「好是好了，但我們分了地，就像爬到了山頂，再也攀不高了，哪裏像你們在礦上一樣，能好了再好呢！」趙榮生說：「不，我在蘇聯電影裏看到蘇聯農民都用機器耕種，我們將來也會和蘇聯一樣，用機器耕種呢！」那個年紀大的農民聽了，就冷笑了一聲說：「別拿我們開玩笑了，你看我們連隻小毛驢都買不起，還說什麼機器！再說，一家十幾畝地，有了機器也擺弄不開。」那時，趙榮生對農村的發展情況不大了解，也沒再說什麼。

不久，趙榮生家裏住了一個從區裏派來的工作幹部，這個幹部是來幫助農民組織互助組的。從和區幹部的閒談中，趙榮生知道了許多關於農民如何走社會主義道路的道理。從那時起，他一回到家裏，就配合互助合作運動，挨門挨戶地去宣傳互助合作的好處。碰到思想不通的，他就這樣說：「你看你，平日老說礦上千般好萬般好，現在有一條路，走這條路，你們就能達到有機器有電燈的好日子，可是你又不肯走了。」去年春天，他那個莊子在當地幹部的領導下成立了一個互助組，組長趙西光是他的老朋友。他握着組長的手說：「麥有麥種，穀有穀種，互助組是顆黃金種，將來它提高到合作社、集體農莊，你們的生活就和今天蘇聯農民一樣幸福啦！」

法 寶

有一天晚上，趙榮生回到家裏，又遇見了趙西光。趙榮生一看到趙西光垂頭喪氣的樣子，就問他：「出了什麼事了？」半天，趙西光才把大腿一拍，氣呼呼地說：「還是各幹各的好，大家合在一起，為了一點小事就鬧意見。今天有兩個組員在田裏吵架，我跑去說了兩聲，誰知竟有人說我有偏心，這口氣我真受不了。」趙榮生心裏很明白，農民兄弟在沒改掉舊習慣以前，有了意見，不是在背後嘖嘖咕嚕，就是見面賭氣吵嘴。舊習慣不改變，互助組是弄不好的。趙榮生於是慢吞吞地說：「你說的對，農民兄弟單幹慣了，一下子合在一起是會鬧出許多問題來的。但有了問題就得解決，……。」「趙西光不等他說完，就插進嘴說：「解決？儘鬧意見，哪裏解決得完。」趙榮生就拉住趙西光的手說：「兄弟，你不要急，在礦裏咱幹活的那個小組，原先也有這個毛病，你對他有意見，他對你有意見，又不提出來加以解決，弄得大家不團結，因此生產上老出事故。以後我們建立了『收工會』制度，每天放了工就開小組會，有什麼意見都在會上提出來由大家討論，誰是誰非就明白了，天大的意見也解決了。現在我們團結得很好，生產也搞好了。你看你那個互助組，成立了這麼久就沒開

過這種會，有意見光靠你一個人怎麼能解決得了！我勸你們也建立『收工會』制度，每天從田裏回來，評好分記好賬以後，大家坐在一起，提點意見，這樣，問題就好解決了。」談論了很久，趙西光才答應開個會試試看。

過了很久，趙榮生在礦區公園裏又碰見了趙西光，兩個人坐在樹陰下歇涼，順便談起了互助組的事，趙西光笑容滿面地說：「你送給我們的法寶真靈，從建立了『收工會』制度起，組員們有意見都在會上提，他們就越來越團結了，吵嘴打架的事已經沒有啦。」趙榮生點頭笑着說：「這就叫做批評與自我批評啊！互助組裏的人能運用這個方法就好辦了。」

不能像木頭人一樣過日子

去年六七月間，礦上重點推行作業計劃，工人幹起活來心眼亮堂多了。就在這時候，趙榮生的妻子告訴他：「我們成立了互助組，日子好過多了；可是眼前我們還是像木頭人一樣過日子，沒頭沒腦的，對牲畜、傢具沒個好安排，幹活時人老是一窩蜂地亂撞，結果時間就攔了，莊稼也受到損失。」趙榮生聽了心裏一動：作業計劃講的是計劃性，要是農民幹活也有了計劃，那該是多好！主意一拿定，他就去找趙西光

商量。

趙西光一看見他就先訴起苦來：「要我種個十來八畝地，有條老黃牛，準幹得穩穩當當的。互助組地多人雜，這個算盤可不好打，難搞難搞！」趙榮生就問：「組裏一天幹些什麼活，你們心裏有沒有個譜？」趙西光想了一下說：「譜，約摸有一個，但我們訂譜就像李遠聞忠義堂，不細心，不週全，譜是譜，活是活，一到幹活的時候，就像螞蟥掀鼓皮，亂奔亂撞。」趙榮生說：「互助組家當大，是不好搞。我看，要是你們辦事也有計劃，事情就好辦了。拿我們的作業計劃說，那就是幹活的譜兒。你們組裏有一頃多地，幾十個勞動力，還有約摸十條牲口，對這個大家需要是沒個精細的譜兒，準幹不成好事。」趙榮生就告訴趙西光，要搞好生產就要加強生產的計劃性，教他先開個會算算組裏的地有多少要種麥，多少要種棉花，清明前種什麼，穀雨後幾天要種什麼，種麥的地要在什麼時候翻上，高粱在什麼時候播種，把日子都排好，到時就照着幹。他還說單有了這個長譜還不行，還得有個短譜，就是在前三天要開會研究好下三天幹的活，把需要的整勞動力、半勞動力和農具等都計算好，這就是小段計劃。另外，每個人一天要幹多少活，該趕幾趟大車，該鋤幾畝地，事前也都要計劃好，這樣人人心中有數，幹起活來也就有了目標，不會再亂了。趙西光照着他的

話去做，互助組裏果然出現了新氣象：該收的收，該種的種，東邊去幾個人，西邊用什麼傢伙，這些都安排得有條有理。

有一次，趙榮生回到家裏，已經是太陽下山的時候了。一進門，就看見妻子扛着鋤頭往外跑，趙榮生問她往哪裏去，她說：「俺今天的計劃還沒完成哩。」趙榮生驚奇地問：「你們也有了計劃了？」他妻子回頭笑了一笑說：「別裝傻啦，聽西光說，我們生產有計劃，你也有一份功勞哩。」趙榮生不禁哈哈大笑起來。

去年，止莊鄉互助組獲得了豐收。高粱、麥子、菜豆都比單幹農民收得多，互助組也擴大了。這時，莊上又展開了總路線的宣傳，組員們走互助合作道路的決心更堅定了。他們對趙榮生說：「你先前說我們也要和蘇聯農民一樣用機器種地，現在我們相信了。你們工人老大哥得早日給我們造機器，讓我們早些到社會主義。」趙榮生對大家說：「礦上的工人兄弟正在加緊生產煤炭，煤炭可以用來發電煉鋼，這樣，就能加速工業化；將來國家工業發達了，工人就可以為農民兄弟製造大量新式農具和各種農業機器。我希望你們的互助組也能穩步地發展到農業生產合作社。」

兄弟般的援助

呂韶聚

去年八月間久晴不雨，杭州市郊區瓜山鄉的大小河流都乾涸了，稻田裂了縫，像烏龜殼一樣，稻苗也都由深綠色變成淡黃色了。農民們心裏真急，時時瞧着天邊，希望能浮出一片烏雲，帶來喜雨。有一天，喜雨果然來了，但它不是從天上落下來，而是浙江麻紡織廠的工人們用抽水機從運河裏抽出來的。隨着陣陣的馬達聲音，運河裏的水流進了蜿蜒的小河，流進了乾裂的稻田，全鄉幾千畝田的水稻和其他作物，又重新呈現出一片綠色。

聽到陣陣的馬達聲和嘩嘩的流水聲，瓜山鄉的農民怎麼會不高興呢？那時，就是浙江麻紡織廠第七車間（一個專門負責供應蒸氣、動力和修理機械的車間）的許多工人也都興奮地衝出廠房，隔着一道籬笆，向操縱抽水機的小伙伴致敬，向農民兄弟祝賀。

第七車間的工人，有不少是農民出身的，他們對農民的疾苦體會得很深，因此，從旱情發生以來，他們就關心着農民兄弟的抗旱保苗鬥爭。有一次，車間工會主席王

春銘，在路上看到農民兄弟用笨重的水車車水灌溉稻田，他想：「這多慢呀！若能利用機器車水該多麼好啊！」隔了幾天，王春銘看見一個農民打扮的人到工廠來接洽什麼事，那人的神情顯得很焦慮。王春銘想，這一定是個農村工作幹部，向前一問，果然是瓜山鄉的俞鄉長，他是來向廠裏借抽水機幫助農民抗旱的。俞鄉長要求用抽水機把運河裏的水抽到河港裏來。王春銘一聽可急了，抽水機，廠裏沒有現成的抽水機。可是當領導上問他是不是可以想辦法改裝的時候，王春銘却答應說：「行，發動大家想辦法，一定可以成功。」王春銘便馬上和蒸氣動力科科长商量，並召集車間裏有經驗的工人，一起研究怎樣裝配抽水機來支援農民的問題。研究結果決定採用老年工人馬昭樞的建議，用拆下的兩部防洪幫浦來代替抽水機，電線問題用舊的接起來解決；經領導上同意立即組織工人搶修防洪幫浦上損壞的零件設備等。不久，抽水機都裝配好了。八月二日在全車間工人大會上，王春銘向全車間工人發出號召：「農民是我們的親兄弟，我們吃的糧食，生產用的原料，都是農民兄弟生產出來的。現在農民兄弟遭到了旱災，我們不能袖手旁觀，希望大家踴躍報名，去支援農民兄弟的抗旱鬥爭。」

大會開過以後，許多工人都報了名，老年工人吳子榮也報了名。那時天熱，幫助農民兄弟抗旱，大部分又要在下工之後進行，車間領導上為了照顧老年工人的身體，



抽水機轉動起來了，運河裏的水流進乾裂的稻田裏。

叫吳子榮不要去。可是吳子榮怎麼也不聽，他說：「農民兄弟受到了災難，就好像我們自己受到了一樣。我有技術，現在正用得着。」領導上還想說服他；但這時吳子榮忽然不發聲了，大家以為他不去了。誰知晚上當支援農民抗旱的工人們出發時，他也拿了工具，悄悄地跟着他們走出了工廠。

工人們來到乾裂的稻田旁邊，迅速地開始了緊張的勞動：架電線、接水管、裝機器。不幾天，抽水機轉動起來了，工人們用抽水機把運河裏的水抽入小河，再從小河裏把水抽進稻田，這樣小河一邊的兩百多畝稻田，得到了河水的灌溉。但是對小河那一邊的許多稻田怎麼辦呢？把抽水機移到對岸也並不難，可是至少需要一天的時間。「一天！半天也不成，決不能讓稻苗活活地晒死。」做了二十八年水管工作的老年工人馬昭樞這樣想。眼前一片片

枯黃色的水稻和農民們一張張焦慮的面孔，更加使他感到自己責任的重大。馬昭樞心裏明白，工人和農民之間的關係是一種什麼樣的關係。農村抗旱保苗鬥爭一開始，馬昭樞就像多了一樁心事一樣；有一天他忽然聽不到農民車水的聲音，他知道旱情更加嚴重了，於是他就更加焦慮起來，他開始動腦筋如何幫助農民兄弟抗旱。用防洪幫浦代替抽水機的建議被採納後，他覺得只要肯想辦法，就能為農民做些事。現在為了要提早灌溉對岸稻田的時間，他又想出了辦法：把水管子從河的這岸接到對岸去，這樣一來，可以不要搬動機器，就能把水送到對岸去。大家照着他的意見做，在三小時內就接好了水管。水，又馴順地被輸送到另一片乾裂的稻田裏去了。

其他鄉的一些農民，在聽到浙江麻紡織廠幫助瓜山鄉農民抗旱的消息後，也到廠裏來請求援助。可是廠裏能夠用來抗旱的機器都拿出去了，怎麼辦呢？最後還是工人們有辦法。修理間工人徐振庭和周木生，把廠裏的一部有毛病的汽油引擎修好，又親自把它帶到杭州市郊區錫箔村附近，幫助農民兄弟抗旱去了。他們倆一連工作了十三天。回廠時，兩個人的衣服上滿是泥漿，眼睛網着紅絲，人也比以前瘦了些；但他們的精神是飽滿的，心情是愉快的，因為他們懂得：支援農民兄弟，也就是為了我們祖國美好的將來，這是一件十分光榮而有意義的工作。

瓜山鄉農民在浙江蘇紡織廠工人的有力支援下，終於戰勝了旱災，獲得了豐收。該鄉去年晚稻產量普遍比一九五二年增加兩成。去年秋收前，瓜山鄉全體農民懷着無限感激的心情，給浙江蘇紡織廠工人寫了一封信。信裏有一段是這樣寫的：「自從您們用抽水機幫助我們抗旱後，全鄉縱橫八里長的河道，灌滿了幾尺深的水。您的幫助，不但解決了全鄉稻田的灌溉問題，而且也解決了全鄉二千多人的吃水問題。我們深深地體會到，工農之間的親密偉大的友愛。我們不知怎樣感謝您們才好，我們今後一定要生產更多更好的糧食和工業原料，來支援您們，爭取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的早日實現。」

（一九五四年一月十九日「浙江日報」）

永不忘懷的友誼

周濟人

蕪湖郊區東河鄉的農民，時常談論着一件難以忘懷的事情：去年六七月間，工人幫助他們排除內澇，保住了秋季的收成。

去年，蕪湖市郊區的農民在祖國大規模經濟建設的鼓舞下，掀起了愛國豐產運動，莊稼長得比往年出色得多。到六月下旬，稻棵就長到二尺高，一眼望去，稻田真像一片綠海。農民們看到這樣好的莊稼，都眉開顏笑地說：「今年豐收有望啦！」

可是老天不作美，六月二十四日，烏雲佈滿了天空，接着是傾盆大雨，足足落了兩天一夜。田野裏，雨水漫過田埂，向低處奔流。東河鄉地勢低窪，就成了四處雨水匯流積存的地方。蕪湖郊區一帶被淹的田有八千多畝，其中東河鄉的佔絕大多數。區、鄉人民政府的幹部雖然組織農民用二十多部水車日夜不停地排水，可是水並不見減少。這時，中共蕪湖市委書記和蕪湖市市長都趕來了，他們和農民共同研究，想找出個最好的排水辦法。

這裏原來有一個排水站，站裏有四部抽水機，但其中三部不能用；去年排水時曾

修理過，沒修好，以後也就沒人再過問了。市委書記、市長在了解這個情況後，立即寫信給蕪湖鐵工廠，要該廠工人來幫助農民修理抽水機。接受這個光榮任務的是該廠技術工人徐文海和程熙樂。

徐文海和程熙樂到了東河鄉，排水站胡站長就帶他們去看抽水機。三部抽水機放在一間破茅屋裏，滿身沾了污泥，而且生了鏽。老徐一面用煤油擦洗，一面說：「愛護機器，要像愛護大牛一樣才行。」老徐把帶來的「麥連度」（發火用的）換上，先修好一部；機器雖然開動了，但時常要停。老徐一面繼續修理，一面叫老程去找技師強正才。強技師在察看後，提出改用打火刀發火的辦法；可是打火刀當時不容易買到，時間又緊迫，老徐便動手生火，自己找鐵皮打成打火刀。這樣，第一部機器很快就開動起來，其他的機器也用同樣辦法修理好了。四部抽水機同時開動，把田裏的積水從老粗的管子裏向外河噴出去。農民們都高興地說：「還是這傢伙管勁！」

在修理抽水機時，老徐日以繼夜地工作，機器開動起來了，他隨時在旁觀察，兩眼熬得紅紅的，睜極了就在機器旁歪身一靠，合合眼就算了。由於過度疲勞，老徐病了，但他為了農民兄弟，一直堅持着。老徐帶病堅持工作，感動了當地農民。鄉長吳良貴心裏實在過意不去，就想替他把伙食搞得好些。老徐馬上謝絕說：「要是為了吃